

恶,特别着意表现了做富翁的“好处”——大林一心要做一个“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的“有钱人”,最后因为自己什么本事也没有,饿死在“富翁岛”。只有象小林、乔乔那样起来反抗,消灭所有的“四四格”以及他们的狐朋狗党,才能真正过好日子。

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是1936年写的。当时我是有意不采用童话的形式,写了反映实际生活的小说。当时我曾在这本书出版的序言中写道:“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点真的道理。”我在《奇怪的地方》中要告诉小读者的,就是当时的社会如何黑暗,城市里豪门贵族的生活多么“奇怪”不合理,以及他们是怎样欺压劳动人民的小儿女。只有象小民子那样“谁欺侮我,我打谁”,敢于斗争,敢于抗恶,才能生存。

与《奇怪的地方》同年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失题的故事》,写的是小学校生活。通过这篇小说,我要让小读者知道: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下,连小学生玩一玩打仗,把狗当汉奸追打,唱唱抗日歌曲,贴打倒敌人的标语都不行——学校就因此被迫停办,学生们失了学。

除了上述作品,解放前我还写过童话《秃秃大王》、《金鸭帝国》^①(后者写于1942年,因病未写完)。当时不论是给孩子们写童话,还是写小说,都是为了使少年儿童读者认识、了解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激发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使他们感到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寄生虫是多么可耻与无聊。

从1942年后我因为生病,再没有搞儿童文学。当我再拿起笔来给孩子们创作,已是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了。这时的新中国与旧中国相

① 《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天津新蕾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分别出版。

比，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再不象小林、乔乔、小民子那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面前展现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经过团中央、《中国少年报》编辑部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初中、高小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和辅导员。通过和他们接触、了解，我感到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向上的，有远大的理想，愿意做一个好学生，好队员，但是，在他们成长、前进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如有的孩子往往有点懒，不爱动脑筋；有的看见好玩的就忘了学习；有的在学校里肯劳动，回到家里就要大人帮他做这做那……。对这些问题，往往用几句话讲不清楚，得打比方，设譬喻，讲到后来就形成了类似童话、寓言那样的东西。有时要找生活里的例子来谈，到后来就形成了故事。我认识的一些中、小学教师，他们曾和我说：“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解决需要教师、家长长时间去解决的问题；而一本坏书，也往往会抵销了教师、家长长时期的教育效果。”我深深感到写东西给孩子们看确实是关系到教育少年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大事。因此，从解放以来，尽管身体不大好，后来又担负了一点文艺工作，但还是断断续续地给孩子们写了几篇东西。收在这里的几篇就是针对当时孩子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写的。

例如《罗文应的故事》的来源，就是常常听到一些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小干部们和我说，有些小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也想用功学习，但往往看见好玩的就忘了学习，自己也管不住自己。老师们为他着急，他自己也很苦恼，很矛盾——把时间玩掉了，也很后悔，但到时候又克制不了自己。我解放后写的几篇儿童文学作品，《罗文应的故事》在孩子们中间反应最强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罗文应的这种矛盾心理，在孩子们中间较有普遍性，他努力克服自己贪玩的习性，也有一定的模范作

用吧？

《宝葫芦的秘密》中王葆式的孩子，也是我常见的。这类孩子并不是坏孩子，他们挺想学好，肯做好事，能关心集体、热爱同学，但往往有点懒，不爱动脑筋，什么都想要现成的，遇到麻烦的事，就幻想有那么一种宝贝，可以帮他做好多事情，使他不用费什么劲，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种思想实质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意识——不愿劳动，还要享现成的，过舒服日子——的残余。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旧社会可能变成大林（唧唧），在新社会就可能成为王葆。当然王葆和大林不是一种人，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条件不同，他们想不劳而获的东西，以及最后的命运当然更不一样。但是对王葆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一定要好好教育，不能让他发展下去。

总之，我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意图，或者说，我写作儿童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使他们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性格品质、行为习惯的发展和形成方面受到良好的影响和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写出来的作品还要使孩子们爱看，看得进，能够领会。可以说，一切为了使孩子受益和爱看，这是我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两条标准”。虽然我写出来的东西距这两条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但我是朝着这两条标准去努力的。

怎样做到写出来的作品能使孩子们受益并且爱看呢？我的经验是关键要非常熟悉、了解孩子，在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写出为他们所需要、所喜爱的东西。而要熟悉、了解孩子，首先要热爱孩子，与孩子们交朋友，与他们建立真挚的、深厚的感情。

解放前，我就常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想，如果我不是和孩子们混得

很熟，就写不出那些给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解放后更是如此。我所有的创作题材都是从孩子们的生活中来的，是和孩子们接触中，与他们交朋友的过程中获得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认识了一些孩子。我经常参加他们的队日活动，他们也常到我家里来玩，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打心眼里高兴，想起他们心里就热乎乎的。他们也和我很亲热，有什么话都和我谈，有些话不肯和爸爸、妈妈讲，但可以和我“咬耳朵”。就这样，我观察、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他们的欢乐和苦恼，他们的生活趣味、习惯爱好，以及语言、动作等等，等等。——而且是充分显示了儿童特点，儿童本色的那些东西。例如《罗文应》中罗文应对小乌龟、克朗球的特殊兴趣，罗文应看起画报来就被吸引住，想走也走不了，罗文应因为看画报耽误了去复习小组，同学们跑来找他，他又高兴又难过的复杂心情，以及罗文应走在路上看见一颗脆枣“就一脚把它踢得老远的……。”这一切、一切都是来自孩子们的生活实际。《宝葫芦的秘密》中王葆开始得到宝葫芦时的狂喜劲头，宝葫芦一次次给王葆惹祸，招来麻烦，使王葆对宝葫芦由爱到恨，由喜到怒，由把它当宝贝变成敌人，这种种感情、心理的变化；王葆和同学之间、和自己的父亲、奶奶之间的关系；王葆只是有些懒，不爱动脑筋，但心地是很善良的，——即使他要宝葫芦给他变来东西时，他还想到要给学校变一幢楼房出来，等等，这都是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孩子们特有的表现。我不过是从生活中得来的素材加以集中、提炼和概括，赋予童话的形式罢了。至于作品中孩子们的语言更是从生活中采集来的。——为了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我平时记了许多有关孩子们生活的笔记。（包括他们的活动，谈话等等。）

给孩子们写东西在我是一件很吃力、很艰苦的工作，比写给成人看的东西要多花几倍到十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总是写了又重新写过，改了又改，常常是一句话要写十几个样子才最后定下来，只要觉得孩子们看了可能不满意，就重写。

一篇作品写成，怎样判断它达到那两条标准没有呢？怎样知道孩子们满意不满意呢？那还是首先要到孩子们中去听取他们的反应和意见，看作品对他们的影响。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给孩子们写东西是很快会在孩子们中间看出影响来的。也许他们不容易一下子讲出一套什么观感来，但是往往在行动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有时我直接或间接知道有的孩子因读了我的某篇作品而得了一些益处（有了进步，能变得更好，或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那真是我的最大快慰，最大喜悦，也就是给予我这项劳动的最大酬报。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写的这几篇儿童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孩子们中间有什么具体反应，我现在手头没有文字记载，但从他们现在和我的关系，我感受到一些东西。过去的小读者，今天都已成年，有的做了教师，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做了干部，他们在各种工作岗位战斗着，其中有的人现在还常与我通讯或来往。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他们总是那样充满深情地向我叙述着童年时期我的作品对他们的影响——怎样使他们克服了一些缺点，有所进步。他们总是非常关心地询问我的写作情况和身体情况。我从1975年生病在家休养，有个做了医生的，往往下了班还绕到我家里来给我看病，他们打听到治病的药方，也寄来了或亲自送了来，他们写了东西，也是第一个先送给我看……。前不久，我收到一封署名“十五年前一位顽皮的小朋友”的来信说：“孩子们

是永远忘不了您的”，“请您在病中接受孩子的纯洁的心向您表示的恳切慰问吧！”这样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确实使病中的我感到心中暖烘烘的。

更使我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新一代的小读者的反应。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过去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其他同志的许多文艺作品一样，都被打入冷宫，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1977年后我的作品才重新出版。这些作品再版后的小读者，又是新一代的少年儿童了。他们对我解放前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些作品还能对他们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吗？我是曾有过疑问的。后来，有许多小读者来信，许多小学生到我家来朗读他们的“读后感”，“学习心得”，解答了我这个疑问。如有的小读者在信中说，读了《罗文应》的故事，感到罗文应仿佛是自己的化名，仿佛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自己过去也象罗文应那样贪玩，后来学习罗文应克制自己，抓紧时间学习，在学习成绩上有了进步，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扬。还有些小读者谈到自己过去也象王葆那样不爱动脑筋，怕累，向往着有一个宝葫芦什么的，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读过《宝葫芦的秘密》后，认识到任何东西没有一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不劳而获，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除非象宝葫芦给王葆变东西那样，从别人手里拿来——也就是偷来。但是今后的“四化”建设要靠每个人努力奋斗，如果谁都想耍个宝葫芦，靠偷，靠摸，怎么能实现“四化”呢？还有的小读者读了再版的《大林和小林》，联系到自己今后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问题，表示：决不能象大林那样，做一个只想“吃得好，穿的好，又不干活的有钱人”，要学习小林那样肯干活，敢于与坏人作斗争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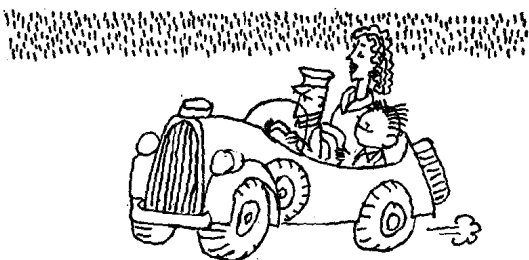
从以上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孩子们在阅读作品时都能联系实际，提

小民子跑到铁门旁边看着，一面又忍不住要揩鼻涕。小民子心里好笑：哈，看你有什么法子！没有人拉，没有马拖。谁叫你不睬人的！

忽然一下子，小民子连看都来不及看清楚，这车子“哪！”的叫了一声，就赶紧逃跑了。

怎么的，这个坏东西！

这真叫人糊涂。别人都说小民子聪明，这里可有许多事情他不懂。



并且他脚上老是穿着鞋子，真不好受。爸爸并不带他出去做客，也不是吃喜酒，可是总要他穿着那件蓝布褂子。

他只不过拿袖子揩一揩鼻涕，陈四叔就笑他：

“啊呀，真丑！穿得齐齐整整的，拿袖子揩鼻涕呀！”

小民子脸红起来：

“你才丑哩！这么大了，还拿刷子刷叶子玩哩！”

陈四叔真讨厌，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跟他在一起。

“爸爸，陈四叔是做什么的？”

小民子往前跑，转了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弯，小民子就冲上一座小山，躲进了竹林里。

啊呀，真累死了！小民子不断喘着气，心在那里狠命地叫着：甸咚！甸咚！甸咚！好象有人在他肚子里打鼓。

竹林里脏得要命，果子皮，肉骨头，鱼鳞，碎纸，碎玻璃。这些东西正吐出一股很臭的气味，闻着一定要呕的。空中还有小虫子在那里飞，它们真是喜欢这种气味，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地方。

小民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了下来。他简直没有气力了。他也没有看一看，这里会不会弄脏他的蓝布褂子。什么地方发出了唛里苏罗的响声，他也没有听见。

还是喘着气，揩了一把汗，又揩了一把鼻涕。

光只疲倦倒也算了，还伤心得很，小民子老是要哭。

为什么大家都帮少爷呢？为什么连爸爸也——唉，真是！爸爸是很爱小民子的，很欢喜小民子的，可是爸爸也帮起少爷来。

“我没有错呀，”小民子想。“偏偏别人要打我！”

这时又是一阵——唛里苏罗！就在小民子后面，小民子没有听见，小民子只揩了把汗，又揩了一把鼻涕。

唉，糟糕得很！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难道爸爸不跟他好了么？

“那我不干！我不干！”小民子要哭了似的说。“爸爸不作兴这样子的。”

在家乡里就不是这样的。在家乡里，舅舅种田，哥哥也种田，天上老不出太阳，会挨饿。天上老出太阳，也会挨饿。打仗也怕，强盗也怕，催钱粮也怕，可是没有穿淡红衣裳的少爷，也没有乌龟蛋。啊呀，乌龟